



## 爸爸的五年抗癌經歷

鄭博琴

### 2008年

爸爸自2008年初，就有“便出血”的狀況，經醫生檢查懷疑有九十巴仙(90%)是痔瘡所至，並建議到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，但經數天服食藥物後，沒有再發生同樣的情況，於是檢查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直至到2008年十一月，同樣情況再次發生，不但如此，情況還比之前更加嚴重的出血，甚至影響到排便與泌尿系統，於是我們開始覺得事情的嚴重，並建議陪他到醫院深入檢查。。

2008年十二月五日，經前一天醫生吩咐喝下清洗腸胃的“吐瀉藥”後，早晨帶著爸爸到醫院進行電子直腸鏡的一次性檢查鏡管；然而，當我們在手術室外接到爸爸後，卻被護士告知爸爸必須再接受肺部X射線與肝臟的CT檢查，而這與之前在醫生處所瞭解到的情況有所出入，內心“不安”的情緒逐漸湧入心懷，難到不是醫生所懷疑的“痔瘡”問題？而就是那僅十巴仙的其他問題？

直至到中午檢查完畢，醫生才以沉重的心情告訴我們說，爸爸的大腸裡長了“障礙物”(後被證實癌症第二期)，但所幸的是經過肺部與肛臟檢查後，沒有擴散跡象，但必須做手術把“障礙物”切除，於是推薦了院內著名醫生做切除接手。

同一天，我們就決定讓爸爸當天傍晚進行手術，唯一遺憾的就是委屈了老邁的爸爸，自早晨離家後就直接住入醫院，更沒讓他有做手術的心理準備！約五點鐘，我們帶著顆不捨的心情，讓護士把爸爸推進手術室，並將他交托於上帝和醫生的手中！

手術隔天，被醫生告知非常成功，而爸爸也表現堅強，大腸也開始順利工作(也就是開始排便、排便)。然而，手術後的數天內，爸爸卻反反覆覆的發生突發性的高燒與局部疼痛症狀，據醫生說，這乃是手術後可能發生的狀況。經兩天的觀察，爸爸已可開始進食，入廁等；但卻由於肚子“漲風”深感不適，甚至整晚上無法入眠！

直至到手術後第四天，爸爸肚子“漲風”還是無法退去，於是護士唯有使用吸管，由鼻子直通胃部，並定時把胃酸抽出，雖然如此做會讓爸爸胃部感覺較為舒服，但吸管卻讓他非常難受，喉嚨似乎被阻塞，就連說話都感到困難。。

但是，突發性的症狀又再次發生，當天晚上，護士忽然發現爸爸出現血壓偏低與脈搏跳動偏高狀況，於是通知緊急部醫生，安裝各種心臟測量儀器，直至凌晨還出動了心臟專科醫生與主治醫生到醫院觀察，後證實沒什麼大礙，造成的原因很可能是病人過渡緊張或憂慮所致，故請護士留意心臟脈搏跳動，直至清晨六點多鐘才拆除儀器。

手術後第六天，也是我們情緒進入最低潮的一天，爸爸在傍晚時分再次發起高燒，直至整個人發抖了起來，那時正好主治醫生巡房見到此情形；接著，他帶著冷靜的話語告訴我，他懷疑爸爸的體內傷口有洩漏與受細菌感染現象，必須立刻做清洗手術(註：這種手術後遺症乃手術中的百分之五機會)，而爸爸當時的情況根本無法簽署任何手術文件，故醫生要我代為簽署，為了讓爸爸平安，唯有帶著抖索的手，簽下了我這一生唯一最難以取捨的決定，一方面不忍心讓虛弱，年邁的爸爸再次忍受手術的煎熬，另一方面，內心卻掙扎不已，到底當初鼓勵他做手術是否對錯？是否就此把他送回上帝的懷抱中呢？

經過漫長的等待後，爸爸的第二次手術終於完成，為確保更妥善的照顧，當晚醫生特別安排爸爸住入加護病房(ICU)；由於結腸手術出現洩漏與受細菌感染現象後，醫生為安全起見，把爸爸的腸管引至體外，暫時性地在體外排便，並吩咐六個星期後，再回醫院做駁接手術恢復原狀。故此手術後，爸爸就必需在體外排便，也就是安裝一個可更換的“造口袋”在其身上作為排便作用！(註：此“造口袋”乃暫時性，為保縫口不再發生任何感染狀況)。

## 2009年

自爸爸經歷了兩次大手術後，對於要再次手術，我們內心總充滿著恐懼與不安，不是擔心醫生的手術，而擔憂老邁的爸爸是否承受得了再次的手術煎熬？不但如此，失落的信心也無法再次承受，手術中可能出現百分之五的洩漏現象，甚至擔心上帝會借著手術把爸爸接回家！種種問題困擾於心間，於是手術之事也就不了了之！另一方面，自手術數個月來，爸爸對於所使用的造口袋也相當適應，雖然會給家人帶來點“額外”的工作，但這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件困難的事情。

直至到2009年3月，爸爸所使用的結腸造口產品出現不適現象，“造口”周圍皮膚斑紅，發癢等敏感跡象，不但如此，造口袋底盤也經常無故脫落，導致糞便外泄。。。除了經常服用皮膚敏感和止癢藥外，倘若造口底盤脫落的話，還得每天更換造口底盤(註：一般造口底盤可使用5至10天，而每更換一次則需消耗1個多小時)！

於是，我們不得不考慮，重新做手術恢復原狀的念頭，因長期讓爸爸服用藥物來控制皮膚敏感，並非長遠之計，況且藥物總會為身體帶來負面的影響，再加上經常更換造口底盤，在時間與經濟的損失更遠遠超乎了我們的預料！

終於，再次提起勇氣到醫院，約見爸爸之前的主治醫生，並跟他定下日期（2009年4月27日）讓他為爸爸做手術，之前我們也在主治醫生處瞭解手術過程，據說手術後必須留院觀察約5至7天，為確保大腸運作順利。

手術於中午完成，被醫生告知手術非常順利；手術後的第二天，當主治醫生前來巡房時，已吩咐護士拆除尿管，並讓爸爸嘗試坐起來，和在床上翻翻身，因爸爸的肚子有還有點“漲風”，這表示大腸尚未工作；直至到凌晨時分，“排便”就通了！手術第三天，爸爸已可以進食“飲料”，並拆除所吊置的“鹽水”。

手術第四天，經醫生檢查，表層傷口已復原，並可開始吃“粥”；此外，醫生也很高興地讓他知道，倘若一整天情況良好，就可以在傍晚或第二天早晨出院；這對於我們一家來說，真是個大喜的信息，這遠遠超乎我們所想像，而手術後的恢復狀況不但令醫生滿意，還比預期來得快出院。

## 2010年

爸爸自2009年順利完成結腸癌手術後，感覺上我們一家都鬆了一口氣，因爸爸之前在手術檯上所承受的痛苦與煎熬，實在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，若不是親身經歷的人士，更無法深深體會到當中的沮喪日子。

然而，在手術的數個月後，爸爸開始出現咳嗽的現象，最初還以為是老人普通咳嗽沒有正視它，直至到2010年5月26日，咳嗽痰液出現血跡後，才開始感覺到事情的嚴重，後再次回到醫院詢問主治醫生，後再次入院進行抽樣化驗，才證實是之前的腸癌細胞擴散至肺部，而性命只得三至六個月，若立即接受化療控制，性命則可維持二至三年以上。

這個消息對我們來說，可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之前的恐慌經歷尚未平伏下來，又要再次接受另一番新的挑戰，那種感覺除了讓我們驚怕的戰抖外，內心又開始為爸爸的“病”途做掙扎。。。起初，爸爸想放棄繼續治療，並準備了自己的後事，包括交代過世後所穿的禮服，鞋子，購買墓地。。。等等，因他也深深為多次的手術經歷而感到身心疲憊！

但後經我們的勸導，以及教會樂齡弟兄姐妹們的鼓勵，才開始慢慢接受化療的事實；於是，帶著主治醫生的化療推薦信件，到中央醫院接受化療的安排，並於2010年7月6日，在中央醫院接受小手術，在爸爸的右胸前割開裝置 Chemo Port 再縫合，那是一個小型如鈕扣般的裝置，可將化療藥物直接插入體內血管，並被吩咐兩個星期傷口復原後，就開始接受化療。

2010年7月13日，爸爸開始接受第一次癌症化療，化療過程共分為12次為期約半年時間，每兩個星期注射一次，療程共分為三天進行，通常安排于星期三到化療中心注射四小時藥物，過後

院方就會給他隨身帶回一支藥瓶，繼續讓藥物注射入體內，直至到藥物完畢為止，也就是星期五早上藥物完畢後，就得再次回到化療中心拆除藥瓶。

化療期間，雖然藥物注射被安排每兩個星期一次，但爸爸卻幾乎每星期都必須到醫院報到，因沒有化療的星期爸爸必須到醫院驗血，以檢查紅血球數量，是否足夠於下次進行的化療，並收集24小時尿液，為要確實腎臟不受藥物影響，還有定期到私人驗血所，檢查癌細胞的字數(CEA)，每六個星期清洗 Chemo Port 預防阻塞。。。等等。當然，化療過程中，也曾多次因紅血球不足，而連續三天到醫院打針以增強紅血球量，加上身體因化療抵抗力衰弱經常傷風感冒等，故此原本半年的化療時間，也經常因額外變故而拖延至9個月時間。

## 2011年

近整年的化療期間，爸爸每次都得起，並於六點半從家裡出發到化療中心，因中央醫院停車位有限，故必需儘早到門口等候，當然另一個原因則是早到可被安排優先注射，那就不必在化療中心等待太久的時間，可是卻往往因醫生，護士人手不足，加上太多病人的原故，每每等到九、十點多鐘才輪到爸爸注射，直至到下午兩、三點才能回到家！這漫長的時間上等待，有時真讓我們感到厭煩與憤怒，然而為了醫治，唯有忍氣吞聲，吸了口氣，再次繼續等.....。

在化療間的爸爸，不但忍受多次插針苦楚外，還得每六個月進行斷層掃描 CT Scan，這乃爸爸最擔心與害怕的檢查，因掃描之前除了驗血、等報告外，前一天晚上爸爸還得禁食，直至到第二天掃描後才可進食（每每要挨餓到第二天將近十點才可進食），但最令爸爸不愉快的經歷，乃是掃描直腸，因在進行掃描的同時，醫務人員會在爸爸的肛門注射液體，這會使到爸爸在掃描後，感到肚子不舒服導致不止於五、六次的下痢，有時見到白髮斑斑的爸爸，還得忍受如此煎熬，真讓人感到於心不忍！此外，爸爸還經常因醫務人員疏忽，使到手臂上的插針處，因震動而血流不止時，更讓我們恨不得可以代替他受罪！

這段化療期間，爸爸的體質還算頂得住，唯有經常抱怨雙腳麻痺與疼痛，而他最喜歡跟我們說的就是：“走起路來，好像赤腳踏在石頭上的感覺”，相信這對於爸爸來說，確實不是件容易忍受的痛苦。然而，這還不是最難接受的事情，最令人感到失望的還是爸爸之前所忍受的痛苦，並沒有給他帶來抗癌上的進展，反而在掃描後被醫生告知，雖然癌症細胞沒有活躍起來，但也沒有消失，仍然停留在肺部，於是建議嘗試另一種新藥，盼能徹底把癌細胞殺死。於是，在2011年9月15日開始採用第二種療程，並嘗試新的藥物，再增加十二次化療療程為期六個月。。。。

## 2012年

第二次的化療，比第一次來得較為簡單，除了以往類似的驗血，收集尿液，進行每六個月掃描外，這次的化療注射時間只需兩小時，這對於清早到達醫院的爸爸，每次都能在一點之前回到家裡休息。

這次的化療的副作用，除了爸爸之前雙腳疼痛外，爸爸還大量脫髮，但這卻不影響爸爸的美觀，相反地，我們買了頂帽子送給他，讓他看起來既年輕又帥氣！

然而，第二次的化療，也沒有帶給爸爸新的希望，半年後掃描結果發現癌細胞仍然沒有變動，於是醫生建議使用口服抗癌（Oral Chemo）為期六次後再看結果如何，以及是否繼續使用口服；爸爸每日的口服抗癌藥物，幾乎可以跟正餐相宜，因服用時程表跟正餐同時進行，如早餐後服食 3 粒藥丸，午餐後服食 5 粒藥丸，晚餐後又再服食 3 粒藥丸等，再加上其他輔助藥物等，整體上來說可真是吃藥都吃飽了。服藥為期兩個星期，過後就必須停止服用兩個星期，因擔心過量服食會傷及體內其他器官。

這段期間，爸爸身體上開始出現副作用變化，如皮膚敏感，發癢，手腳開始乾燥，皮膚更因乾燥而開始裂痕，這對於爸爸來說可真是有史以來最痛苦的煎熬，經常以潤膚劑來滋潤皮膚外，還得服用止痛片，來減輕腳上因裂痕所造成的疼痛，這使爸爸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，真讓我們看了心痛！

## 2013 年

2013 年 1 月 29 日，爸爸又再次被安排掃描測試，看看口服抗癌藥物是否有效；但報告結果令人失望，由於多次化療的毒性影響，使到爸爸一邊的肺日益惡化，萎陷；然而，醫生依然不願放棄對爸爸的治療，還一直建議嘗試更多及更新的選擇化療法，但這時的爸爸對於數年來奔跑于醫院已非常疲憊了，並希望儘快脫離療程，回到家中好好休息，於是親身對醫生說：“我已經 77 歲了，也已經足夠啦！不想再接受治療了，謝謝你，醫生！”，於是，醫生帶著惋惜的眼神告訴爸爸：“老伯，倘若有一天你改變主意，要回來接受化療的話，我們隨時歡迎你的”。

回家後的清閒日子中，爸爸都過得非常充實與樂觀，出外逛街，吃飯，手抄聖經（直至到爸爸去世為止，爸爸共收錄了 21 本手抄聖經），玩電腦遊戲，觀看電視連續劇等，都是他的最愛，不但如此，還在每早晨為家人沖泡可口濃縮的咖啡呢！在家的日子，爸爸覺得比化療時過得自由，因不必為趕醫院而早起，更不要飽受插針的痛苦，而且最令人掃興的還是他經常為化療緣故，而放棄了各個重要節日，如華人新年，聖誕或其他節日等，他都必須在醫院裡渡過！

當然，間中爸爸也經常出現身體不適的狀況，如咳嗽，氣喘，腳麻痺等，但向來對醫藥頗有研究的爸爸，總不忘在我出外時，特別交代我到藥房為他買藥，每每服食後又有明顯的進步，故也不特別阻止他吃藥！

直至到 2013 年 8 月，爸爸的身體開始有點軟弱，出現不間斷的咳嗽症狀，同時也不太愛跟我們上街了，往往只吩咐我們購買他想要的東西，而他則喜歡留在家裡看電視，玩電腦遊戲等。

到了11月初，爸爸的病情開始每況愈下，不斷向我們投訴腳扭傷，影響至脊椎酸痛等，無論吃多少止痛片或關節藥丸都感覺無效，這時我們開始懷疑癌細胞或許已進入了他的骨髓，但為了不想讓他擔憂，唯有購買效力更強的止痛片讓他服用，因最讓我們擔心的就是癌症末期的最後階段很可能造成劇烈疼痛。

11月29日，也正是爸爸的78歲的生日，爸爸突然身體不適下痢，大家都以為這是老人因食物不合適所造成的下痢，故在服食藥物後隔天又發覺沒事；直到12月1日，爸爸身體開始虛弱，下痢情況再次發生，於是我們開始為他包紮紙尿片，讓他可不必起床排便，這一天開始，爸爸的時間觀念也開始有點混亂，分不清早晨或晚上。

12月2日，我們請來醫生來為爸爸診斷，醫生發覺爸爸的肚子開始膨脹，並建議我們不可讓他進食硬體，只能口服流質，因醫生懷疑爸爸的大腸已被癌細胞所侵犯，故影響硬體難以進入體內；傍晚過後，爸爸開始模糊，不再跟我們說話，甚至也不再進食。

2013年12月3日中午一點半，當我要出外時，突然發現爸爸情況有異，雙眼無神氣喘加速，於是急忙告訴媽媽情況，媽媽卻鎮定地讓我陪伴在爸爸身邊，自己則打電話給哥哥與外子，當我牽著爸爸的手，撫摸他的胸部時，突然感覺到爸爸的手，有股暖流傳到我的手，過後爸爸的呼吸慢慢的終止於一點四十分了。

特此我們也特別感謝上帝的帶領，把爸爸安然並且毫無痛苦掙扎之下接回天家，阿門！

### 後記

如今，爸爸已離開我們數天了，雖然我們知道他到哪裡去，但內心不舍的心情還是無法適應沒有他的日子；特別是見到與他有關的東西，如他愛吃的薯條，快熟面，愛喝的咖啡，常坐的椅子，.....等，都讓我們禁不住對他的苦苦思念.....

當然，爸爸留給我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這五年來，雖然他飽受病魔的痛苦煎熬，但我們從始至終卻未曾聽到爸爸對主的一聲埋怨，相反地，每天只要他精神狀況良好，他總不間斷地完成他的手抄聖經！

爸爸！我們永遠懷念您！。